编辑:顾遐 美编:邵云飞 校对:曹云 组版:蒋培荣

书评

“小人物”的生活

——读《倚兰书屋自珍集》

□桑农

倚兰书屋在苏州城里一个叫作慧珠弄的街巷。应该是常见的住宅楼,常见的套间,书房也许并不特别讲究,但书桌或茶几上一定放着盆兰花。书屋主人陈新先生,退休已有许多年了,自称“整日蜗居,读读闲书,无所事事”。近年,却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推出五卷本散文——《倚兰书屋自珍集》。

五册袖珍小书,装在一个函套里。函套是深蓝色布面的,手写的书名,竖排居中,直接刺绣其上。函口插入一个折叠式的硬纸护封,取出后,可见五册小书的书脊。每册约在两百页左右,厚薄适中,小巧轻便。仿牛皮纸的封面,简约内敛,淡雅素净。盈掌在握,真是让人爱不释手。

毋庸讳言,我最初是被精致的装帧设计所吸引,可等到开卷细读,文章之不俗,又出乎意料。说来惭愧,此前从未接触过陈新先生的文字,甚至都未听说过他的大名,对其作品原本没有多大期许。然而,一册一册读下来,《倚兰人语》中的“人生履痕”,《书带草》中的“草木虫鱼”,《远去的小风景》中的“朝花夕拾”,《鸦噪晚风》中的“读书札记”,《皆是我师》中的“师友杂忆”,都使我心荡神移,感佩不已。

翻阅这几册小书,不禁想起前些年风行一时的“老生代散文”,如孙犁的“劫后”十种、张中行的“负暄”三话,都是“人书俱老”的好文章。也许有人要说,陈新先生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教师,是个“小人物”。但作品的优劣,并不取决于作者的世俗身份或地位。两三百年前,同样是在苏州,有一位叫沈复的退役幕僚,当年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看来,他留下来的《浮生六记》,与冒辟疆等名人的同类著作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说起《浮生六记》,陈新先生的《倚兰人语》与之应有渊源。《倚兰人语》中的“兰”与《浮生六记》中的“芸”颇为相似,同样的纯真、深情、善良。由于时代的原因,“兰”必须独自面对社会,因而比“芸”又增添了朴实与坚韧。陈新先生和“兰”相亲相爱、相依为命的经历,或许比沈复和“芸”的故事,更能引起今天读者大众的共鸣呢。

《浮生六记》记录的,都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倚兰人语》也是如此。可陈新先生的个人生活总是被各种社会运动所裹挟,叙述难免打上历史的烙印。从这个角度看,《倚兰人语》有近乎《干校六记》之处,尤其是平淡而克制的话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开篇说:“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倚兰人语》里恰巧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补苴罅漏:“后来知道别人有的是造反派,有的是保皇派,还有什么天派、地派,好派、屁派,支派、踢派,‘革命’得不亦乐乎!我呢?叫作‘逍遥派’,逍遥复逍遥了好几年,我真庆幸投靠了一个好派别!但当几十年后我写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问自己:你真的‘逍遥’吗?你真的以为‘逍遥复逍遥’是值得庆幸的吗?说真的,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虽然没有遭到公开的批判和批斗,但内心的折磨却苦不堪言。在乡间,‘文革’是以‘大破四旧’发端的,我连一本《古文观止》都不敢留下,乖乖地当作‘四旧’交了上去。甚至差一点将兰母亲给她的一条印有‘百子图’的丝绸被面也当作‘四旧’上交。在后来的一系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运动’中,我不敢说一句不满的话,连腹诽也不敢。我没有出卖他人,但我确实出卖了自己,践踏了自己。我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逍遥派’?!”

我几经考虑,还是整段抄下这些文字。我担心的不是篇幅过长,而是害怕读者因此忽略了作者其他题材、其他类型的作品。《倚兰书屋自珍集》里的文章,有人生的感悟,有自然的体验,有文化的传承,语言清新隽永,几乎篇篇可读。我之所以抄录这段文字,而不是其他的精彩辞章,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审美偏执。在我看来,好的散文不仅要词藻优美,要妙趣横生,要情感充沛,要见解深刻,最重要的是涵养纯厚。于清晰的文字中展现出作者的心性和品格,才是散文艺术的至境。古人说“文若其人”,大概也有这一层意思。

读《倚兰书屋自珍集》,我自然也会想象作者其人的风貌。《倚兰人语》一册的扉页上,贴着一枚藏书票。画面是一幅读书图,右上角题写“倚兰书屋”四个汉字。陈新先生坐在书案后的圈椅内,双手捧着打开的书册,眼镜低挂在鼻梁上,两眼微眯,若有所思。面前的案桌上,是卸下的书封。靠椅的背后,是一丛兰花,叶肥花硕。

什么时候去苏州,一定要去慧珠弄,去拜访倚兰书屋。什么时候呢?最好是兰花绽放、馨香馥郁的时节吧!

神性的碎片

——读《重现的时光》

□沈燕

刘剑波老师的《重现的时光》值得看第二遍。作者在小说中,通过一场漫长的告别,探索了死亡、时间等方面的生命本质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对这类宏大命题小心翼翼,担心一不小心就会将它们诠释得琐碎,然而,作者在作品中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探讨,这是令人感激的。

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一对父子之间的故事,然而,故事也仅仅是线索,背后要表达的东西远远要比故事本身强烈,我们如果能懂得故事之外更多的意味,这部小说又能带给读者另一重空间。

情节通过双线叙事的方式完成,核心却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轨迹来呈现出哲学观,有了哲学观的支撑,故事没有丝毫浪费,完成得很彻底。

从情感层面而言,它是建立在灵性认知基础之上的,突破时空观,在人类的高阶意识之中,以一种深沉的恒久姿态进入宇宙。

一直相信,当作品被完成,它们将会在时间里生长。时间是什么呢?

小说中,时间是一个“物”,是爸爸舍不得丢弃的旧物,挂钟、藏书、钥匙扣、玩具、悠悠球、三轮童车……这些物件一起沉寂在温柔的记忆中,联结着父与子的情感,是时光重现的希望之光。

时间是“穿巨大白袍的人”,是书妍;时间是父子心灵栖息的那片草地;时间是看大牛时转圈的漩涡。

时间还是爸爸期待的那匹枣红马。过去,在未来的时间,爸爸像一个孩子,等着枣红马带他远走高飞。

时间是有魔力的,一旦融入实际的生活场景,比如,书妍准备晚饭时,用一块天蓝色手帕绾起长发,腰间束花围裙,身上散发着水果的香气;碗盘在石桌桌面上发出的碰撞声,栏杆尽头,爸爸摩挲儿子的头顶……此时,时间不再是虚构的,它让记忆中的生活有了质地,同时也成了情感体验的回归。

我们每一个个体,只有通过时间才能实现个性。时间又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融合着时间与记忆,没有时间,也就不会有记忆。某种意义上来说,记忆是一种精神概念。作者通过搭积木、骑三轮童车、狗尾巴草胡子、吃葡萄看碟片等场景,讲述了庆生的童年记忆,读者有了足够的素材去构建对庆生的印象。

然而,一旦记忆丧失,人就成了幻觉的囚徒。关于庆生的一切,在爸爸的世界里何时消失的呢?这个十年只回家两趟的儿子,国外定居的时日,已将爸爸“删除”。我们不难发现,庆生的“时间”是爸爸存在的条件,更是一种媒介,一旦爸爸和存在条件的联系被切断,时间不被需要,也就消失了。

我们都知道,个体时间的消失时刻,死亡时刻也就到了。“我想尝试与强大的时间抗衡——谁说时光让一切一去不返?我要让一切都回来。”庆生开始了找回时间的一系列行动,从无意识的时光重现,到有意识地逼近,甚至到最后略显急迫的导演。

那么,时间真的可以逆转吗?

如果说,每一个过去的时光里都蕴藏着现实,那么,这个对于庆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重现的时光》中,似乎过去的时光比现实更真实,更稳固。庆生在回忆中拥有了时间的真实形态。

过去的物件与景色,无论是具体的有形的,还是抽象的无形的,都激发了他的想象,打开了通往与爸爸重叠的那扇门。

爸爸不能回去滨东小区的家里,也不能真正生活在养老院,身心经受折磨,那种夹在两个世界之间,无家可归的孤独感觉,读来心碎。

孤独是每个人年老以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其说是住进养老院,不如说是去参与一场通往虚无的战斗。

身处养老院,即便那里有如母亲敞开的怀抱,有动人的李俏,有热情的陆继昌,哪怕身心袒露就能得到感应,哪怕感应无比深沉,始终是孤独的。这让爸爸的养老院生活弥漫着一股同生命搏斗后的死亡气息。

神志不清等问题逐渐呈现时,也是一个自尊和表达的丧失。他只好紧紧依赖着时光的回忆,让“回忆成了生命呼吸道”,在回忆里,走向衰老,走向死亡。

这个过程带来的恐惧,逼迫着爸爸进入自己的内在,看到了之前不曾被解开的暗流,或许,也在生命的深度里找到了安抚。

而在回忆中被往外拉扯的那些陈年旧事与创伤,是用再多的土都埋葬不了的东西,这是奇怪而有趣的事情,也是最本质的生命现象。

爸爸惧怕死亡吗?他期待的枣红马最终会带他去往哪里呢?

庆生看到爸爸内心深处温情脉脉的浪漫情怀了吗?

养老院里,爸爸亲历了两个人的死亡,刚入住的第一天,崔老神态安然地趴在饭桌上去世,另一个就是30年未见的朱股长。

作者选择用死亡去表达想要活着的情感,用有限去传达无限,去展现对无限的想象。这是想让我们读者看到生死无常的本相吗?

仅仅是表达物质层面的小说,是无法触及哲学的,哲学的思考则是为了触达本相。可以说,这个被坚定的哲学思考推动的《重现的时光》不会虚无。

时光的时光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笔墨去写掘城,从雨果音像店、商校浴场、姜英理发店、虾子烧饼店、烟墩桥菜市场、烈士陵园、财政局、碧霞小区馒头店,到实验小学、中福在线以及镇医院。

形式内容上,彼此重复、碎片化,但内在是一条绵延而持续的心路,是为告别,为回归而生发。这背后是爸爸、庆生这样的个体与社会相互交织的背景,个体呈现时代的过程中,作品也就有了灵魂。

作者通过细腻的、内敛的手法还原了真实的、具体的记忆场景,成功捕捉了一代掘港人的记忆,至少给我带来似曾相识的感觉,时常被其中的某一处吸引,仿佛被安插在字里行间的镜头触动了潜意识,一种温润的情感被唤醒,对于此生的源头产生真正的敬意。

死亡的另一面是活着。二者从不分离,这足够让我们警醒,体会行走中的敬畏与及时,去爱,去投入。

然而,学会去爱,才是最难的。

小说结尾,“我流泪了。我一边流泪一边说,劳莲,我为什么如此爱你?”这里的爱是从灵魂里生长出来的爱,是生命的倒影,是梦境,是父子双向寻找,最终重叠的感应,是灵魂与本源的联结。

这里的爱也是书妍,她躲了起来,让父子俩找她,而所有的寻找,最终都是为了忘却,指向爱。书妍的捉迷藏游戏,是神性意识的一个游戏,是神性意识在一切有形之中放置的碎片。

活在当下,爱在这一刻。

沙宇清医著回溯

□苏潍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的老家,如皋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如皋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合编过一册16开草纸本的《中医验方汇编》。今年,书网上拍此书,我便出价,不料成交价近1400元。此书用纸印刷都很粗糙,拍出高价,究其缘由:一则中医药方众多,具有实用价值;二则献方者多是如皋名医。

清季以降,如皋中医人才辈出,涌现出陈爱棠、黄星楼、吴慕陶、沙宇清等名中医。大名医焦易堂的夫人是如皋人,他还曾踏访水绘园,指导如皋中医工作。在丰富的如皋医学中,沙宇清先生以及他的著述,也值得一述。

沙宇清(1906–1981),生于江苏如皋石庄,与清末实业家、教育家、医人沙元炳(光绪二十年进士)同族。沙宇清早年受业镇江名医贾幼山,成为紫珍喉科第17代传人。学业有成后,他回乡悬壶济世,声名鹊起,终成名医。1949年后,他又任如皋县卫生协会主席、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县中医院副院长和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关于沙先生的著述,除去部分药方散见于《中医验方汇编》,他著有多册医书。我手头最早付印的是一册《喉科临证录》。此书为淡蓝封面油印本,1978年9月如皋县中医院编印。是年5月,沙先生写好《喉科临证录·前言》,感慨旧时喉症用药多为秘制,“过去因受旧社会习惯势力之影响而失传者颇多,实为祖国医学之一大损失”。正因如此,他乐于将自己的喉科临证医案公之于众。他还不失传统医家风范,态度谦逊,在《喉科临证录·前言》明确表态:这本小册子是他病休期间撰写的,时写时辍,颇为“简陋”,自己还缺乏临证经验,对喉科认识尚且不足,希望同人给予指点批评。书后还有一张活页《勘误表》,密密麻麻的小字,正反两页,指出书中几十处勘误。喉科是沙先生的优长。2016年2月,书网售出一册《喉科临证录》,定价为1000元。《喉科临证录》还有一册“兄弟版”——《喉科临证随笔》,也是印于1978年的油印本,当下网上挂价已高达3000元。

除去医案著述,沙宇清还撰写过医论著述,我就有一册1979年8月的油印本《霍乱刍言》。此书由如皋县中医院编印。霍乱是苏中沿海沿江地区常见的传染病。沙先生于《霍乱刍言·前言》回顾,他早年经历三回霍乱疫情,病人“朝发夕死,夕发朝死,痛哭之声,不绝于耳,亲邻不相往来”。1949年后,石庄地区经历一次霍乱疫情,相关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抢救了许多重危病人。种种经历,促使沙先生写下此书。可惜我的存本,只有22页,未知全貌。

在数册油印本的基础上,暮年沙老不仅用心带徒,又伏枕撰书。陈治平、于格(黄星楼女婿)等中医,将沙老的著述整理为《临江庐医藁》。先生老家石庄南依长江,故取书斋名为“临江庐”。此书为32开铅印本,1981年4月由中华医学会如皋县分会、江苏省如皋县中医院联合内部出版,如皋印刷厂出版。封面为绿底白竹黑字红印。竹子是如皋书画家鞠如凡的作品,书名是如东书法家潘宗和的题签。红印为“杏林翰墨”。全书由《江苏中医杂志》编辑部缪正来同志审阅,分为医论、医案两部分。医案为全书重点,又分“喉科”“内妇科”。喉科部分是对《喉科临证录》《喉科临证随笔》的综合与修订。内妇科部分则是沙宇清多年来积累的相关医案的首次公开。《临江庐医藁》还附录《喉科常用成药方》,内有“贾氏本药”“贾氏秘药”“玉钥匙”“金不换”“冰片散”“雄黄解毒丸”“冰梅丸”等。上述药方,要么是先师秘传,要么是亲历经验,沙宇清都无私地公之于世,令人赞叹。《临江庐医藁》是对沙氏医案的第一次汇总。书籍面世后,名医沈仲圭先生颇为推崇,写下书评《读〈临江庐医藁〉评论》,刊于《中医学报》。如今这本小册子在书网上售出多册,价格约200元一册。

2016年,恰逢沙宇清先生诞辰110周年,他的女婿钱正岗编辑了《杏林撷英——沙宇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录入多篇纪念文章,附入《临江庐医藁》,又印入《沙宇清医案选》及他父亲的医案《沙考三医案选》。若论医疗价值,《杏林撷英》胜过《临江庐医藁》等。只是书中附录《临江庐医藁》为影印版,略有不清。封面的装帧设计又略逊一筹。即便如此,《杏林撷英》如今网上售价也近200元一册。

时逢读图时代,从上千元一册的油印书,到上百元一册的铅印本,沙宇清的医著价格明显高于同时代的大部分其他书籍。这只是书商医家一味追求沙氏医案实用价值的表象,不值得肯定。倒是《杏林撷英》诸文中推崇的医德,应当值得后人赓续传承。

雨天的书

□梁麦

今年的夏天尤其多雨,方才放晴一两日罢,便又下起雨来,而且,下得密,下得大,也下得久。在这样的时候,是只能独自且落寞地守在房间里的。然而,即使在房间里,如是泛滥的雨水,并了沉郁的天色,也是足以使人胸窒与气闷的,因而,心思散漫,兴味淡寡,只得兀自空想着要去找一两个知心朋友,临着窗户,听着雨声,喝着苦茶,吃着零食,然后稍稍说上一两刻无关紧要的话,在戏谑而融合的气氛里,获得一点浅淡而静好的满足。不过,而今我的那些朋友为着自己的功业,间或也为着旁人的名望,十二分地忙碌着,使得我的空想没了实现的希望。于是,回神过来,再看那无歇止的雨水兼天色,也就愈觉得是索寞了。

虽说甚无聊赖,但我尚不足以生出读书来消日的想法。盖以现今的书,多数是不堪读的,以其意趣不够散漫支离,而语言又太单一贫乏了。然意趣的散漫支离,自周作人之后,恐已无人可继其坠绪的,故我并不怀有过多的期待。但其语言的单一或贫乏,则令人不得不生出了更多的失望来。虽董桥早已有过相似的感受了,并在《给自己的笔进补》中以“词汇不够,文章贫病,句法笨拙,阴阳不调”数者拈出了现今的写文章的人的通病,复引罗常培的话,来作为补救之法:一为“搜集各行业之惯语”,二为“容纳方言中之新词”,三为“吸收外来语之借字”,四为“董理话本、语录、戏曲、小说中之恒言”。然罗常培所云,乃见于民国三十七年其为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所作的序,谈的是学术的,而非文学的,固不如去引民国十七年周作人序《燕知草》的话,或来得更熨帖一些,其云:“以口语为基础,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但是,现今的人,虽有口语以及方言或外文的修养,却大抵是昧于古文的,以致文章写出来不够涩,亦不够雅。

与其将日子耗费在不耐读的书里面,莫如赶紧地燃起一根香烟,实际上却并无瘾头,聊以对付这雨天或天色,因为是夏天了,这雨究竟不会下得过久,是有停歇的时候的。

书香

新书架

《在细雨中呼喊》
余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小说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欢乐和苦痛,刻画了柔弱的母亲如何完成了忍受的一生,她唯一爆发出来的愤怒是在弥留之际。每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都卖力于自己的人生表演。而“我”则在这一出出家庭闹剧中孤独地成长,像小动物一样观察世界,试探同类,艰难地理解家庭、爱和生命的含义。

《图书馆疗愈手记》
[英]艾莉·摩根 九州出版社

本书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艾莉在图书馆工作时遇到的各式各样的访客和同事。这些访客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也曾多多少少经历过许多童年创伤,透过艾莉的叙述,读者能感受到在服务他人的同时,艾莉也在慢慢地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与心魔作斗争;直至克服恐惧,恢复正常健康的生活。

《萨满教与神话》
富育光 商务印书馆

本书系统论述了我国北方诸民族的萨满文化和古神话传说,以及萨满教文化作为古代中国北方神话主要载体的意义。书中穿插了大量作者收集整理的濒临消失的萨满文化资料和访谈资料,对萨满教的多神崇拜、祭类祭程、萨满卜术、古神话、神偶等都进行了详细论述。

《熊廷弼之死》
唐元鹏 广东人民出版社

熊廷弼,明末“辽东三杰”之一,一生三入辽东,终为党争所陷。本书围绕熊廷弼之死,记录了熊廷弼最后十七年的人生,以及晚明的边防形势和政治争斗。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剖析,书中一改熊廷弼过去相对单一化的传统形象,以公允持正的目光审视历史,深挖熊廷弼复杂、摇摆的政治生涯。